

大伙儿都夸老孙头儿有眼力。

老孙头儿是个牛贩子，一生阅牛无数，从未走过眼。老孙头相牛就两招儿：摸，睃。摸嘛，就是把手伸进牛嘴巴里探槽口，顺时针摸三圈，逆时针摸三圈；睃呢，就是观察，绕着牛转几圈，再解绳牵牛溜达——看脚力，辨嚼劲，闻鼻息。一摸二睃下来，甭管黄牛、水牛，其年龄、食量、体能，还有生活习惯和脾气秉性，全都拿捏得八九不离十。邻村有人找上门，拎一条好烟、一瓶好酒，说外地有人过来买马，他想着急卖，求老孙头儿帮忙美言几句。老孙头儿瞄一眼那马，眼神步态有异，板着脸一口回绝。

来人问：“是烟不好？”老孙头儿说：“够好。”

来人又问：“是酒不上档次？”老孙头儿说：“够档次。”

来人不信：“白送不要？”老孙头摇摇头。“不就是说几句好话吗？”“看牛敢说，看马不敢说，看人不敢瞎说。”

来人生气，一尥蹶子走了。村里抓阄分牛。老孙头儿手气好，抓了个头号。意外的是，他没有挑最好的大黄牯，而是瞧瞧灰牯子，瞅瞅黑犍子，然后径直奔向一头小公牛犊子。

小海惊奇：“孙叔咋挑小不挑大？”

乡干事水生笑话小海：“你个教书匠，懂啥？人家孙叔这是挑未来，挑潜力。”他边说边

偷看桃子。

桃子是老孙头儿的独生女，水灵灵，光鲜鲜，脸蛋儿不用挤都出汁水，十里八乡的小伙子们个个眼馋。

老孙头儿摸牛犊。牛犊不干了，抬腿就踢。老孙头攥着缰绳避开。牛犊踢不着，气得摇头甩尾连蹦带跳。老孙头儿等牛犊撒够气了，又靠前摸。牛犊缓几口气，拿角顶，几下顶不着，一股蛮劲儿上来，撞倒了系绳子的木桩，顺势把老孙头儿给带倒了。

桃子担心爹，给老孙头儿递上一根藤条。老孙头儿起身，走到近前一把抱住牛头，嘟嘟囔囔不知跟小牛叨咕些什么。小牛像能听懂，居然慢慢老实了。老孙头儿把牛头抱在怀里，两手不停地抚摸，像心疼孩子。

老孙头儿和桃子牵着小牛犊回家，有人就逗老孙头儿：“啥时候牵个小小女婿呀？”

老孙头儿拿藤条一指：“谁不怕牛顶，就来俺家喝茶！”

这话可吓不倒一帮小生牯子们，谁不想摘下老孙头儿家里那颗仙桃？有事没事，小伙子们都爱往老孙头儿家里跑，有活儿帮着干，没活儿陪老爷子喝茶。当然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树上那颗桃子。

桃子真像在树上一样，看得见，够不着。她跟谁都好，也跟谁都不好。这帮人当中，数水生跑得最勤，骑摩托带的礼物也比其他人贵。冲这些源源不断的好烟好酒，许多人开始

之所以有别于外语写作，就是因为字可看，有形象；字可读，有韵致；字可究，有含义。所谓一语双关，意在言外，话里有话，话外有话，都是极好的。单从字面上去理解一个人的话，容易“误会”。现实生活当中这样，小说当中也一样。“老孙头儿和桃子牵着小牛犊回家，有人就逗老孙头儿：‘啥时候牵个小小女婿呀？’老孙头儿拿藤条一指：‘谁不怕牛顶，就来俺家喝茶！’”你看，来家得让牛顶——啥意思呀？暗示“让牛犊子挑女婿”嘛。可能吗？老丈人不挑，让一头小牛犊子挑？开玩笑吧？怎么挑？小说到这里，有了悬疑，有点意思。小小说要么写出点意思，要么写出点意义，最怕宜乎众矣。

细节是小说的骨骼。细节细节，细小的情节，埋藏在血肉之内，看不见，摸得着。骨骼丰满了，血肉才丰满。情节宏大，细节缺失，那是虚胖。只有细节的骨骼结实了，附着在上面的肌肉才有力量，小说才有精气神。《眼力》明着写牛犊子挑女婿：水生站在牛面

月光城 小小说

李春鹏

眼力

月光城 评论

高春阳

语言背后的故事

蔫退了，就小海还傻乎乎地往前冲。时间一长，大家都看出门道，也就这俩小子竞争了。

水生长得有男人样，做事也像个爷们儿。只要有求得着他的事儿，能力则办，不能办创造条件也要办，人缘没的说。听说水生有个舅舅在城里当大官，把水生当苗子培养，现今在乡里已经是后备干部了。

小海呢，老实巴交在乡中学当老师，每次骑自行车上门，驮那点礼物，跟水生的烟酒一比简直寒碜到家了。不过小海长得清秀，一脸文气，腼腆得很。

桃子娘相中了水生，跟老孙头儿说：“外面都在传你拿闺女当摇钱树哩，害不害臊！”

老孙头儿敲敲旱烟袋，没吭声。吃饭时问桃子：“那俩小子你得意谁？”

桃子脸上羞出桃花，说：“爹眼力好，听爹的。”

眼瞅到了年根儿，水生登门，带来几条紧俏烟。小海也来了，捧着几副春联。老孙头儿问：“都是你写的？”小海脸红：“写得不好。”老孙头儿说：“回去把家伙事儿拿来，挨家都给写一副吧。”

小海跟桃子在外屋忙活着给村里人写春联，老孙头儿在里屋跟水生喝茶。桃子娘看俩人聊得热乎，放下心来，觉得有点对不住小海。

老孙头儿破天荒，中午留俩小子在家吃饭。大家就明白了，今儿有戏。

吃完饭，老孙头儿领着水生和小海来到牛棚，努嘴：

前，牛顶他，不喜欢；小海站在牛面前，牛不顶他，喜欢。其实谁都明白，是牛贩子老孙在挑女婿，那他为啥让牛犊子挑呢？原因都隐在细节里。水生和小海是两种人，一个看似中，实则不中；一个看似不中，实则中。牛都这样挑了，何况人乎？

好小说要写出语言背后的故事，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。这两点，《眼力》都做到了。语言背后的故事不能靠叙述，要靠作者耍着手腕给读者暗示或意指。一直白，没意思了，完蛋了。给女生说句“我爱你”不如送束花更管用。

老孙头儿人性的光辉其实不在于“相牛”或“相女婿”上，而在于他对水生这个小伙子的劝导上。“老孙头儿把水生单独叫进里屋，就说了一句话。出来后，水生手里捧着老大一堆烟酒，踉跄着走了。”这个细节里，老孙头儿跟水生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作者没有说。从水生“踉跄着走了”可以得知，他在劝导水生。所以

“谁上去跟这小牛犊子热乎热乎。”

俩小子都怔了一下。

水生先反应过来，抢先上前跟牛犊套近乎。牛犊瞅瞅水生，忽然打出一记长长的响鼻儿，闷头就要顶人，水生吓得一个高蹦到一旁，赶忙把小海拉到身前做挡箭牌。小海也怕，跟牛犊对了一会儿眼神，忽然就胆大了，凑上前，参开两手做拥抱状，真就抱住了牛头。牛犊闻闻味儿，蹭几下小海胸怀，任由他抱了。

老孙头儿把水生单独叫进里屋，就说了一句话。出来后，水生手里捧着老大一堆烟酒，踉跄着走了。

人人都说老孙头儿怪得离谱，居然让一头小牛犊子选女婿。关键是，牛犊子也没选对呀。桃子是嫁给了小海，可人家水生更有出息，隔年当了副乡长，随后转正职，进县里又当上局长，接着讨了个城里老婆。听说人老婆又鲜又嫩，跟桃子长得可像呢。

小桃子都满地跑那年，城里传来消息，水生局长被纪委查了，听说家里别墅都要保不住。

桃子娘满脸错愕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孙头儿时，老孙头儿嘴角抽搐了一下，扔下一句：“我不听。”起身去了牛棚。

牛犊子已经出落成一头壮牛了，比当年的大黄牯还要威猛。老孙头儿上前抱住牛头，久久也不撒手。

桃子在不远处看着，眼一下就热了。

结尾才有了另一处细节——“桃子娘满脸错愕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孙头儿时，老孙头儿嘴角抽搐了一下，扔下一句‘我不听’，起身去了牛棚。”为什么老孙头儿说“我不听”？这语言背后的故事是，水生没听进去好言相劝，才有了后来的被纪委查处。

老孙头儿的人物形象很饱满，给人感觉人狠话不多。人家卖马求他美言几句，送礼他不收；村里抓阄分牛，他不挑最好的大黄牯，而是挑了一头小牛犊；让小海帮村民写对联，是给小海机会跟村民融合；水生为了追求桃子，成天给老孙头儿送烟送酒，最后都被老孙头儿退了回去。这些细节组合在一起，人物就立了起来。而闪光点，真正体现老孙头儿眼力的，是他能看到小海和花生这两个年轻人不同的未来。桃子和桃子母亲虽然出场不多，也各具特点。小说中的人物哪怕只有一句话，也要写出性格，写出特点。